



洪建民聆听着流自一个女孩心灵深处的美妙低语，宛如泉水淙淙，又如春鸟轻啼。他轻轻移动着两片荷叶，如不细心体察，甚至感觉不到它的飘动。南珠儿只是感到自己的群山、沟壑、峰谷、枝叶、草丛有一丝丝轻微的暖流在荡漾，犹如夏日傍晚和风悠然掠过，舒畅而温润。洪建民离南珠儿越近，越感到神清气爽。他仔细地品味着百感交集的人生百味。

南珠儿仍然在他的脊背上轻轻回荡着绵软的手指。这时洪建民也和南珠儿躺在了一个床上。南珠儿看着洪建民孩子般的脸，红红的，纯朴天真的样子，顿时心中十分喜爱。

忽然，洪建民温和地说：“我明白你的想法，或者我想问，只有当白泉老师交给我的功课做完的时候，你才肯实现这个转变，做真正意义上的女人吗？”

南珠儿柔情似水地说：“从我定下决心和你一起推导白泉重逢定理那天起，我就把自己献给清水与河流重逢了，准确地说在

红树群浮雕落成典礼那天，我已经定下决心，这一生你走到哪里，我将跟定你走到哪里，一起为人类共同的环境事业尽一份责任。这并不是我高尚，因我的母亲，在生下我那天就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她是一位环境学专家，曾经治理了万垧寸草不生的白碱滩，为环境事业做出不朽的业绩。我是外婆带大的。这个，我以后还会向你慢慢述说。我做传媒讲师也好、兼职做影视公司也好，我的目的是想尽最大可能宣传白泉重逢定理，和你的工作虽途殊，而同归，我只是担心你分心，所以一直没告诉你我的真实目的。我看到你已经完成了白泉重逢定理的全部推导工作，我可以把一条清澈的河流，展现给你，洗、闻、吃、品、看，任你选择吧。”

洪建民深情地说：“这我明白，包括上面你说的那些，我也能理解。只是那个谁也没说出秘密，我始终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，我怎样也推不出来。”

南珠儿对洪建民再次提到秘密的事儿，依然不做回答，而是接着自己的话题说：“女孩生来注定是给人吃的，不仅要给她的男人吃，就象河水，还要给她的后代吃。”

洪建民幸福极了，说：“南珠儿，你真好，我这一生都得感谢你。”

“洪哥，其实这只是你新鲜时的感觉，妹妹只看着好，一点都好吃的，她，不过，存在哥哥美好的想象里。”

“南妹，你不知道，你的气味真的很迷人。”

“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了，我知道你也是人，也需要河流的滋润。我就躺在你的身边，秀色可餐、美乳圣泉也好，还是情人妻子媳妇也罢，我让你看，让你吃，让你的憧憬变成现实，让你的期盼得到满足，让你的胃腹不再饥肠辘辘。”

洪建民温情地说：“清澈的河流，总是润物无声，却让人感到比想象还美好。”

南珠儿一改过去雷厉风行的脾气，娇滴滴地说：“即然你这么喜欢，那你就吃吧，包括你，如果想，请原谅，前面我用一个粗野的动词儿来表达的那样，因为，我爱你。”

洪建民听到这里，把南珠儿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开始，好像他们愉快的走在海滩上，接着手牵着手来到了海里。当他们轻松地泳姿，触到平静的海面时，荡起了一层层的涟漪。后来起风了，风越吹越紧，浪越涌越高，他们一起在滔天骇浪的大海里出没，时隐时现，隐约期间，飘来美妙的琴声，让人感到舒缓而快乐。

洪建民体味着夹裹着体香的真纯气息，他感到一次次来到大海的中心，在一个硕大的漩涡里，荡进荡出，每次进出都好像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交融，一起相濡以沫，一起吞云吐雾；又仿佛自己像一轮燃烧的太阳，只有把自己的光和热，无私的释放给这个让他向往已久的漩涡，他才会感觉赐予的快感。这个漩涡正是他这颗小太阳赖以存身的瑰丽宝库。后来，他终于泅渡到彼岸，

然后轻松地瘫在南珠儿的身边，宛如平躺在海滩上，幸福地看着南珠儿。

过了一会儿，南珠儿坐起来，抚摸着这个刚刚从遥远的大海深处探宝归来的弄潮儿。在南珠儿的感觉里，自己恍如一颗月亮在吸纳了足够的阳光之后，更加鲜活饱满，又如一个灵魂在和另一个灵魂融合后升华到一个极其美妙的境界。她的周身倍感轻松温润。她像一颗树刚刚沐浴了一场小雨，露出一脸清爽惬意的笑容，而心中在一瞬间变得忽然开朗，宛如晴朗的天空，宁静而平和。这时洪建民才知道南珠儿说的菠萝并不在东风市场的水果店里，而是藏在经典雨林里，刚刚面世；这个菠萝就是他自己。

夜，静悄悄的。偶尔从远方传来几声车笛，一如深秋的粒粒鸟啼，悠扬而悦耳。这两个在茫茫人海漂泊的孩子睡了。没有一个亲人为他们祝福，也没有一个朋友向他们贺喜，只有轻盈的鼾声，仿佛门德尔松的小夜曲，弥漫在异乡的星空下，一半在抒情，一半在倾诉，让人陶醉。

梦里，洪建民拉着南珠儿的手来到了故乡芦花江的渡口。江边，父亲栽下的万亩白杨树郁郁葱葱的，林子里飘来一阵阵野草的清香。他们想到江的对岸去，可是一条船也没有。正在他焦急的时候，忽然，看见他的父亲划着小船来到了他的面前。洪建民心里想，原来父亲不栽树了，感情到这里摆渡来了。我怎么没听

说呢？他很高兴。父亲也不和他说话，只是慈祥的笑着。他感到很温暖。过了一会，看见失去联系多年的母亲拿着一棵海棠树，上面挂满了红彤彤的海棠果，也坐在船上，也是慈祥的笑着。船行走在起伏的江水里，慢悠悠向对岸移动着，不一会儿，到了对岸的渡口。可是，母亲和父亲忽然不见了。

他大声地喊：爸爸！妈妈！你们在哪儿？可是始终没见到爸爸妈妈的身影。当他回头向船上看来时，发现原来是南珠儿摆渡他过江来的。南珠儿笑嘻嘻地说：“你刚才喊爸爸，妈妈，你们在哪儿？”洪建民说：“我刚才看见爸爸、妈妈和我们一起过江的，怎么一抬头就不见了。”南珠儿说：“你又想爸爸、妈妈了吧？”还没等洪建民回答，忽然一只水怪从水中窜出，一下把船打翻了。眼看着南珠儿落水了，他立即高喊着：“南珠儿！南珠儿！南珠儿！你拉住我的手，快，快，南珠儿，南珠儿！快握紧我的手！”南珠儿被洪建民的叫声喊醒了，看见洪建民在那儿睡得沉沉的，就推了他一下，说：“我不是握着你的手吗？”洪建民揉了揉眼睛，告诉南珠儿：“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故乡的赶兔岭。”

洪建民醒了。他看到南珠儿翻了个身，又睡着了。洪建民想，南珠儿实在太累了，让她睡吧。洪建民把被子向上提了提，盖住了南珠儿裸露的肩膀。然后他坐了起来。这时，他回头往床上看了一眼，感到柔和的夜灯里，南珠儿的脸多了一层祥和的神蕴，甜甜的，暖暖的。他想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冲动之后停留在脸上

的喜悦和幸福。他惊讶今天，这王府井的夜色原来这么娇美。他和南珠儿认识多年了，从来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甜蜜。尽管他们都是单身，也有过亲昵的举动，可洪建民只是把南珠儿当成自己的影子，或者说是推导白泉重逢定理最得力的助手，像今天走得这样近，感觉这么细腻而深刻肌肤，还是第一次。这是洪建民想都不敢想的。这种感觉，如果说是他人生最好的一首诗，那么也只有在今天，让洪建民第一次上升到一个极其美妙的境界。他多少回考虑过建立一个家庭，把南珠儿请来，安心的过过一个平常人该享有的日子。但一年年的忙于工作，有空的时候还要研究白泉重逢定理，也就耽搁下来，时至今日，仍然空身一人。今天，是第一次，一棵红树闯入他孤独的夜空，悉心照料他的行程；他怦然心暖。

后来，他在南珠儿的身边坐了起来，听着南珠儿匀称的呼吸声，甚至体味到来自她身上浓烈的青春气息。他意识到，眼前这棵树，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生命中的那棵树，假设他们仅仅是朋友，他也要爱护她的脾气，尊重她的身躯，关心她的起居。况且他们已经结合在一起，他必须以一生的岁月，陪伴她，为她把这条船摆渡到他们共同的目标，那个终生为之努力的渡口。即使南珠儿打他、骂他、咬他的脖子，也会一如既往的爱她，呵护她；甚至不告诉他老师说的谁都没有说出的秘密，也不会怪她，这一定有她的理由：因为她是正确的。

他静静地看着南珠儿，心想：南珠儿，谐音暖主儿，你的名字真好，比我这个非贱即草的名字强多了。即使是强健、众而大的洪建民，也赶不上你伟大，你是人类的母亲啊！想到这里他更加感谢南珠儿对他的诚挚。他蘸着闪烁的灯火，写下了一串串高蹈的诗句。他坐在这儿，只要细细体味，他的体表散发着阵阵可以察觉的淡淡体温，汨汨流溢着一缕缕暖香，整个房间充满了芬芳、祥瑞、和美的气息。

洪建民的诗写完了。他看看窗外的天空，已经朝霞满京都了。吃过早饭，他把计算尺拿出来，给南珠儿演算了芜湖蓝藻所带来的危害，以及蓝藻发生的必然条件，南珠儿高兴地说：看来有了这把计算尺，好多环境问题就一目了然了。洪建民说：“还不止这些呢！包括情感问题也可通过这把尺子计算出来呢。”南珠儿说：“看来，这还真是一把万能钥匙。”

接着，他们交换了林木对气象环境影响的看法。后来，南珠儿赶着回学院上课，告辞走了。洪建民一直送南珠儿到地铁站的入口。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，说：“我们好像还少个环节没进行呢？”

南珠儿温暖地笑着说：“我们做得很周到啊，还有哪个环节少了？”

洪建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还没咬你的嘴唇呢！”

南珠儿侧过脸来，认认真真的看了一眼这个小哥哥，笑着说：“洪哥，这就对了。女孩什么都可给别人，只有这初吻必须保留着。”

洪建民还是不依不饶的缠着南珠儿，说：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洪哥，你想想，我们还没领取结婚证书呐，一下都给你了，那我可什么都没有了，到结婚的时候，我还拿什么给你呢？”

“现在就给我吧，到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再重温旧吻，不是更有新意吗？”

“你放心，我会给你珍藏的，丢不了的。”

“还有，我昨天问过你，那个谁也没说出的秘密，是不是也在你这儿珍藏着呢？”

“这个吗，你怎么才能把它求证出来呢？”南珠儿笑着说：“这还用问吗？我即使不知道，我也会想办法帮着你，把它研究出来的。”

于是，南珠儿伸出手来和他握手。洪建民看见地铁口行人往来络绎不绝，终于没好意思咬南珠儿的嘴唇，也没好意思再问。他们握过手，相互行了一个注目礼，算是告辞。

回来的路上，洪建民感到女孩想事情就是比男孩全面，在不经意间，还珍藏了一个初吻，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。为什么我的智力总是比南珠儿差半拍呢？他甚至想到这男人好像怎么做

都不对。比如昨天晚上，他看见一丝不挂的南珠儿无动于衷，不做任何事情，可能就会让人感到冷酷，不近情理，甚至别人会想，他可能有什么心理障碍或者生理问题，比如自恋症。而他这样做了，别人也可以这样说，一个大男人，一点定力都没有，这么没尊严，怎么就不能学学柳下惠，女坐怀而不乱。想到这里，他有点后悔昨天晚上的鲁莽和草率，又贱又草的洪建民啊，男人做什么永远都不对，只有女人做什么都是对的啊！他问自己：这是为什么呢？

南珠儿感到今天真的有点冷。她一边走下台阶，一边把风衣的领口又向上提了提。她又感到有点头痛。不过这是老毛病了，不要紧，吃片止痛片，一会儿，就好了。想到这里，南珠儿从随身的手袋里，摸出一片吃了。上了地铁车厢，她想起了昨天演出前，洪建民曾对他说：其实戏剧只有两种，一种是喜剧，另一种是悲剧。她问：“为啥？”“人生是很苦的，喜剧只是在戏里艺术的表达人们的理想，实际是一种寄托，或者是心中的向往，实际上人间没有喜剧。悲剧呢？恰如鲁迅老先生说的那样：它是把美撕碎了给人看的。”南珠儿想：这个洪建民，没想到对戏剧艺术也有些独到的见解。

（欲知后事如何，下章更精彩）

（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）

本期主编：子线